

如何扫清社会流动障碍

孟颖颖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流动站

2011 年 8 月 6 日英国爆发的骚乱引起了全球舆论的震惊,硝烟尚未完全散去,9 月 3 日伦敦再次发生暴乱。是什么让昔日宁静的绅士之都变成了狼藉的“街头战场”?关于英国骚乱原因的解解释众说纷纭。但在笔者看来,地位市场中的社会流动渠道不畅才是导致这场混乱的深层次原因。

地位市场中的社会不流动

制度经济学认为,地位市场中的社会流动渠道如同物质市场中的产权激励结构一样,通过影响个人追求而调控市场,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不同的是,物质市场中人们追求的是更多的物质财富,而地位市场中人们追求的是更高的社会地位。正如产权在物质市场中的激励作用一样,社会流动渠道通过影响个人或群体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这一重要动机而影响经济增长。

作为调控个人或群体在地位市场中升降的制度系统,社会流动渠道可以将社会流动控制在完全不流动与“足够”的流动之间。在社会完全不流动的情况下,特权个体或群体通过建立并强化阻滞、限制其他个体或群体在地位市场中向上流动的的制度安排来保证自己及其群体的社会地位,即使其他个体或群体增进了社会集体福利也不能获得提高社会地位的机会。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只要社会不流动存在,就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社会不流动往往通过削弱地位市场中个人和群体学习、生产的动力,也即削弱地位市场中支撑个人或群体努力的激励机制,进而对经济增长造成深层次的负面影响。一方面,对较低阶层而言,向上流动可能性的降低导致来自地位市场的激励不足;另一方面,对特权群体而言,社会流动受阻带来的物质市场和地位市场竞争压力的减少导致其自我激励不足。

社会不流动或流动不畅所造成的不同阶层间贫富差距的拉大,以及阶层固化所导致的“社会孤岛化”现象凸显,增加了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就有可能从根本上动摇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根基。此次英国大规模骚乱的始发地——托特纳姆区,是一个以非洲裔居民居多的多种族混居区;导火索——一名来自牙买加的黑人移民青年遭到警察的“无故”射杀引起少数族裔的不满,继而引发集体游行示威;以及骚乱发生后,迅速从北部至东北部、南部蔓延(少数民族和移民的聚居区)等事实,都从某种程度上说明,由于社会流动受阻所造成的经济、社会地位不平等,是诱发骚乱的深层次原因。

社会流动速度减慢之隐患

事实上,目前中国也存在社会流动速度减慢的隐患。近年来,中央及各级政府已经为缩小城乡差距、减小贫富悬殊、推动社会流动、加强社会融合作出了积极努力,且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不容忽视的是,当前国民教育、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等领域依然或多或少存在着各种制度性差异,这些障碍直接限制了中国社会流动的速度。

那么,如何扫清社会流动障碍,促进社会流动,尤其是农民工向城市社会的流动和融入呢?

第一,增加农民工收入,重点提高收入增长速度,从根本上缓解农民工应对城市高昂生活成本的经济压力。

第二,继续推行户籍制度改革,重点剥离户籍制度附带的福利分配功能,消解传统户籍制度衍生出的二元劳动就业制度,恢复户籍制度人口统计管理的基本功能。

第三,强化政府责任并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妥善解决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险、子女入学等实际问题,切实保障其权益实现,弥合城乡公共服务差距,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均等化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第四，以社区为平台，拓宽城市接纳度。一是加大对市民的宣传教育力度，鼓励市民与农民工的交流互动；二是加快公共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改善农民工聚居社区的居住环境；三是建立农民工利益诉求表达机制。

社会流动理论认为，社会流动是开放型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特征，垂直型社会流动的实现情况是一个国家社会结构变迁的最真实写照。社会底层民众通过自身奋斗实现向上流动动力的减小，意味着社会流动渠道的变窄，更意味着社会层级固化趋势的出现，由此带来的社会流动速度的减缓和弱势群体的边缘化，足以引起任何一个正在经历社会变迁的发展中国家的重视。